

忙年,忙年!做豆腐、炸肉圆、蒸发糕等各有各的工序,忙的是大人,乐的是孩子。氤氲了整个腊月,沸腾了整个村庄。

忙年

□李士兵

每到农历腊月月底,大街小巷,城市乡村焕然一新,喜气洋洋。

儿时的春节是那么诱人,小孩子在距离春节还有好些日子的时候就开始盼望着放寒假过大年了。之后,大人人们的忙年也就开始了。农历十月末,在自家地里刨出单个几斤重的红皮大山芋,总有几百上千斤吧,选择最好的山芋到生产队的机器房里磨成粉,然后放在大水缸里沉淀。这期间,母亲还会舀一小勺兑在里面制成好吃的面饼,让我们解解馋。一个月后,山芋粉沉淀好了,用锅铲挖出来盛在圆形的大簸箕里晾晒,晒干后研磨成颗粒状。到腊月二十左右,必得外面上大冻时,一支专门勺粉条的队伍来了。大铁锅里满锅水烧得滚开,师傅们分工协作,山芋粉按比例兑水后用特制的大漏勺在锅里舞动,变魔术似的,晶莹剔透的粉条就成形了,放进旁边的水缸里稍微冷却一下,随即捞起,放在外面大场上早已准备好的架子上。第二天早晨起床跑过去一看,粉条早已凝固,在晨曦微露的光影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样,一冬一春,大白菜粉条炖肉是农家招待客人能大大方方拿得出手的一道大菜了。

我家年年都是腊月二十六蒸馒头。从上午11点左右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屋里烟雾缭绕,几乎看不清各自的脸色,外边天气再冷,屋子里也是暖和和的。一笼又一笼,蒸好了,父亲端起大板笼走到堂屋,一团雾气也随着飘一路,揭开笼布,饱满的白面馒头就整整齐齐地呈现在眼前。馒头出笼时,要沾些冷水,迅速拿出来,不能怕烫手,稍一迟疑,馒头就粘在布上。母亲轻轻按一下,手一松,按的瘪窝立即恢复如初。于是,围着的人们都露出笑容,称赞今年馒头蒸得好,大发大发啊!

都忙好了,母亲突然想起来,对我说,今个是你“过生日”,都忙忘了,明年不在腊月二十六蒸馒头了。到了下一年,还是按惯例腊月二十六蒸馒头。十八九扫尘,二十一二勺粉条,二十三四做豆腐,二十八炸团子,二十六蒸馒头最合适,年年如此,浓浓的年味,挺好的!

我们这馒头外面是白面,里边是萝卜油渣、红豆、马苋菜等馅,因为有馅儿,吃粥也省了小菜。现在看到馒头,也会想起许多有趣的事儿。刚到盐城上大学,隔着窗口,打饭的是一个女孩,看上去不到二十岁吧,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听口音是城区本地人,城区、郊区的女孩子说话声音清脆而温柔,每句话末尾都带一个“呀”,相当于词缀,“呀”发的是轻声,像落叶飘落水面……

我说买馒头,她微笑着说,要馒头呀,夹起两个“白面卷子”来放盘子里递给我。我还小声嘀咕,盐城这馒头怎么还做成长方形的。结果,吃到最后也没吃到馒头馅,后来问同学,才知道我们响水的馒头在盐城叫包子,“小卷子”叫“馒头”,麻花形状的叫花卷……

忙年,忙年!做豆腐、炸肉圆、蒸发糕等各有各的工序,忙的是大人,乐的是孩子。氤氲了整个腊月,沸腾了整个村庄。

除夕上午写春联贴春联,中午奢侈地饱餐一顿,晚上守岁等“压岁钱”,大年初一天一亮起来吃饺子,给长辈磕头拜年要红包。这一天,人人面带微笑,特别和有礼貌,见人问声“新年好”!亲戚之间互相请客,称“请年叙”,一起叙旧,聊聊一年的生活。初六之前村里唱麒麟,玩小龙舟,热闹得很。

年华似流水,人生起起伏伏,磕磕绊绊,酸甜苦辣,许多事或清晰或淡忘,许多人来了又走,但那时过大年的情形却历历在目。想起这些,心是甜的,嘴角不由得上扬,一丝微笑定格在这初冬暮色渐浓的时节里。

过年呀!儿时这脆生生欢乐的声音似乎又在耳边响起。“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满九州,天南海北成了欢乐的海洋!



花签与对联

□朱明贵

一媒体朋友约我为他主编的小报副刊写篇关于春节的文字,我应承了下来。饭后坐下来构思,很快,小叔长美和大伯杏和就“从”我的思绪里走来。

长美大不了我几岁,但长我一辈,我应该称他叔。而杏和和大伯虽然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却因为与长美同辈,长美遇见杏和叫“杏和哥哥”而我则叫“杏和大大”。

这样一老一小我的两位长辈,在我记忆的最远处,是长美小叔一进腊月的刻花签和杏和大大从“送灶”之后的为左邻右舍写对联。除夕那天午饭过后,庄子上家家户户户楣上贴的花签,门板上糊的对联,红彤彤的,亮闪闪的,非常喜庆。我觉得,这是长美和杏和为小庄春节营造出的火红热腾和崭新气象。

日子刚进腊月,长美会用捡破烂卖得的钱买回数十张大红纸,然后裁成16开和32开的小开张,约二三十张为一个刻组,打理齐整后放上旧花签或厚板纸绘刻的花签样稿,再用一票夹夹住页头,便用由粗细不等的钢丝打磨出刃口的刻刀,沿着模子的字间缕口一刀刀地“嚓嚓”镌刻起来。这种类似于剪纸的手艺要的是精心和巧劲,专注而有耐心的长美一个中午可以在太阳下的小桌子上刻出两三本花签。这些花签鲜红,有“福禄寿喜”字样下带红灯笼的,有“新春快乐”下配红双喜字或美丽花朵的,后来还有在花签的下半部分中间贴一金色五角星或福字的,那花签比起纯红色的又多了一点好看的理由。

长美的花签多数分送给了庄子上的乡邻。大年三十,除旧迎新,庄户人家将16开的花贴在正屋门楣上,32开的贴在厨房、猪羊鸡鸭窝门头上。虽然没收人家的钱,但邻里间都心存感激,有的给长美家送去糕饼,有的老人则塞给长美块儿八角的红包。后来长美去当兵了,街上渐渐也有了卖年画对联的书店地摊,长美用不着担心乡亲们过年没花签贴了。

据说杏和大大读过几年私塾,会写毛笔字。以现在的眼光,大大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但好丑能在红纸上写下几句吉祥喜庆的字句,也算了普通农家生活里一种迎新的心理寄托。于是,腊月二十四“送”走灶神爷,便有闲来无事的老头老太腋下夹张红纸来请杏和写对联(里下河地区称“门对子”)。过年嘛,大家高兴,不管多忙,对上门求字的乡亲邻里,杏和夫妇从不推辞,只是一边裁纸运笔,一边打着“可别嫌我字丑”的招呼。很快,五谷丰登,四季祥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干快上,勤劳致富等春联便一张张摊在杏和大大家的床上、桌子上等待墨迹晾干。记得我去请大大写对联时,因为觉得他写的对联几乎家家雷同,户户相似,便大胆地自报了“春风化雨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为上下联的内容让大大写,大大一看面前这个才上四年级的小朋友竟有如此“才气”,一边夸,一边写,可写到“舜尧”二字时他愣住了,因为这两个字他不会写!我立马比画给他看还说了诗词出处含意。打那以后,我们庄子人家,每年的对联大多数还出自杏和大大的手笔,只是内容有了很多变化。因为我在除夕的下午会早早来到杏和大大家,一个出联,一个写对。为了能出色完成这个特别的“任务”,打那以后,我每到新春去亲戚家拜年或上学途中,总会特别留意人家的对联内容,看到一些新颖新潮、欢乐喜庆的,会记在本子上或强记于心。甚至从此养成对楹联春联的欣赏爱好,并在多次媒体举办的春联楹联征文比赛或灯谜竞猜活动中获奖。

如今,长美小叔奔七,杏和大大作古,倒是他们当年制造的那份新年欢乐氛围却常萦绕心头。



家兄退休的那一年,他带着笔墨、红纸,当街边写边卖,竟然围满了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写到天黑。更令家兄不可思议的是,有几个人并不买对联,就看着家兄写字,看了一整天。

漫谈春联

□陈国江

朋友乔迁,应邀参加庆贺宴。酒店巨大的显示屏上,大红底色,“乔迁之喜”四个金色大字,几乎占了整个屏幕。只是那毛笔字字体,横竖不像样,撇捺不成形,实在不敢恭维。

又将春节,我忽然想到,这些年来,每每临近春节,市面上的春联,大大小小,几乎都是这种烫金书写。虽然我对这种字体很反感,但市面上只有这种对联,别无选择,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买来贴方便,谁愿意麻烦买红纸买墨买毛笔写对联呢?又一想,管它呢,不过是个形式,图个喜庆,只要内容不差,字体美丑随它去吧!

也许大家都觉得写对联烦神费事,也许有些人觉得自己写的毛笔字更不好看,都采取了默认。中国传统的书法字体,有真、草、隶、篆,行书是介于真草之间的。每一种字体都有代表人物。如真书(正楷)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等。汉字是方块字,怎样写为美,每种字体都有约定的笔法和章法,都是千百年来前人总结的经验,也是千百年来被世人公认的。

诚然,文无定法,书法也一样,都需要创新、改革、发展。但偏离了美的目标和方向,甚至以丑为美,这不是创新,而是对传统书法美的糟蹋。笔者对书法没有研究,但至少对字的美丑还是有基本判断力的。

家兄不是书法家,但家兄的毛笔行书字,行云流水,功力深厚,无论是一笔一画,还是整体结构,都让人看着舒服,是一种美的享受。不少书法爱好者加了家兄为好友,时常切磋交流。我小时候,记得还没有印刷的对联卖,过年时人们都是买几张红纸,请村里会写毛笔字的人帮写几副。后来有了印刷的对联,但人们还是喜欢买张红纸请人写。

家兄退休的那一年,他带着笔墨、红纸,当街边写边卖,竟然围满了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写到天黑。更令家兄不可思议的是,有几个人并不买对联,就看着家兄写字,看了一整天。

